

寻美记特别呈现——

走运河·看生态

运河区南陈屯镇上河涯村三面邻着运河，像个孩子依偎在母亲怀抱中。600多年古槐，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变迁；“大伞”唱响运河畔，延续运河文脉；村貌焕然一新，村民幸福倍增。昔日，运河悠悠，桅帆林立；如今，碧波荡漾，村民安居——

古村奏响蝶变曲

本报记者 宁美红 摄影 陈雷

“想了解俺村的情况，先去看一棵和村子同龄的古槐树。”刚到运河区南陈屯镇上河涯村，村党支部书记郭建军就开门见山说道。

穿过胡同，转过街角，蓦然，一棵古槐跃入眼帘。

遒劲挺拔的树干高出周边房屋一半，恣意招展的枝叶搭起一大片凉荫。虽然历经风雨沧桑，古槐树却依然枝叶茂、生机盎然。站在树下仰望，不禁肃然起敬。

92岁的村民刘镇陆正在树下乘凉，他向记者讲起这棵古槐的由来：“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武德将军刘海、武节将军刘叔侄二人奉调北迁，驻守天津左卫中后所，于长芦镇之南运河堤上建村落眷，名为上河涯。当时，刘家人在自家门前种下这棵槐树。”

岁月流转。古槐树静静地伫立于大运河畔，目睹过明中叶抗倭成边将领刘焘屡建成功的风采，听过纪晓岚在外祖父家的朗朗读书声，见证过古运河上舟楫往来的繁忙景象。刘镇陆回忆道，小时候，古槐下是他和小伙伴玩耍的地盘，也是村民们乘凉的好地方。尤其在没有风扇的年代，一到夏天，村民们没事就搬着马扎来到树下，唠家常的，下象棋的，可热闹了。

古槐树见证了村庄的发展变迁，承载了村民的乡愁记忆。多年来，你家把树下的草拔干净了，他家给树松松土，村民们在默默守护着619岁“高龄”的古槐。

刘镇陆在古槐旁建了一个水池，天一旱，就赶紧接上水管给树浇水。如今上了年纪，腿脚不灵便了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。孩子们一直劝他搬到市区住，刘镇陆每回都不同意：“俺得守着古槐，不能撇下它不管。”

一榫一卯 匠心传承

本报记者 祁洁 本报通讯员 黄美娜 摄影 陈雷

锯、刨、斧、凿……走进徐泽臣家的东厢房，各式各样的工具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架子上。

徐泽臣拿起一个严缝刨子介绍说，这种刨子是过去专门做大地柜、大门用的。以前做木匠活之前，必须先把所需要的工具做出来。现在机械化了，这些老工具虽然用处不大了，却凝结着老祖宗的智慧，必须得保存好。

徐泽臣家住沧州市捷地回族乡张举庄村，是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工农具炸卯榫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。他家传承炸卯榫技艺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在过去，徐泽臣的爷爷在运河边以开木匠铺为生，堂号“崇兴堂”，在周边非常有名。

徐泽臣拿起两个木撑子演示具体工艺：“炸卯榫就是榫大于卯，榫是木撑子上凸出来的部分；卯又称卯眼，是凹下去的部分。要想让这根木撑子上的榫，从另外那根的卯眼中穿过去，必须让榫的宽度比卯眼稍微宽些，这样两根撑子才能牢固地‘长’在一块儿。”说着，他拿



说起古槐，92岁的刘镇陆神采奕奕



上河涯大伞演出现场



老人们一天不在古槐树下坐会儿，心里就像缺点啥似的



古槐树遮天蔽日、生机盎然

“大伞”唱响运河畔

激越的鼓点响起来，头陀、拉花、渔婆、姜太公等戏曲人物，在大伞的引领下依次登场，五颜六色的戏服，滑稽夸张的表情，精彩的表演不时引得围观的人们拍手叫好。刘世栋从小盼着过年，除了能吃上一顿相对丰盛的饭菜之外，更为急切的便是能看到大伞表演。

刘世栋是上河涯村村民，也是运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伞的第五代传承人之一。他告诉记者，大伞因开场由一个酷似华盖的大伞引领演员上场而得名。大伞是地秧歌的一种，将秧歌与传统戏曲融于一体，俗称“大伞”。

上河涯村历史上就是个远近闻名的戏曲村。刘世栋介绍说，大伞的舞台形式受200多年前徽班进京的影响，角色可与京剧舞台人物造型相媲美。跑完一场，一部分演员休息，一部分登台开演折子戏、河北梆子等，戏曲演唱结束时，再接着跑秧歌。上世纪80年代，大伞在第四代传承人及老演员的努力下盛况空前。当时，周边许多村子都争着请上河涯大伞队过去演出。

岁月荏苒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大伞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。上河涯村民对大伞着迷不是一天两天，听见锣鼓声，“秧歌迷”们便管不住自己的腿了。刘世栋就是这其中一员。大伞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传承“大伞”就是保护传承运河文化。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，刘世栋义无反顾地接过了传承接力棒。

多年来，大伞传承全靠口传心授。刘世栋说，趁着一代传承人还健在，有一段时间，他几乎每天都“长”在传承人家里，帮他们回忆，听他们说唱，记录大伞的动作要领和唱词。尽管刘世栋整理记录了部分词句，但真正能把全套唱词表演下来的已不多了。

目前，大伞被评定为运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并且正在申报市级非遗。南陈屯镇政府和上河涯村“两委”正在着手对大伞进行保护。近几年，在上河涯村，逢年过节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大伞就表演起来，连周边村都请去演出。刘世栋说，他要尽最大努力，让大伞唱响大运河畔。

美丽田园幸福乐园

在村里走着，一转头被一个小花园所吸引。

娇艳的月季，有的花瓣全展开了，粉红色的花瓣托着黄色的花蕊；有的已经含苞待放，花瓣紧紧地抱在一起。旁边，一些叫不上名来的小树，随风起舞。花园里，随意倒着的水桶和曲曲弯弯的水管，却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纯粹和真实。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，正微笑着端详着手中的一朵小花。老人叫刘春勤，今年73岁，喜欢花，便和老伴儿在家门口开辟了这个小花园。他告诉记者，现如今，运河沿岸环境越来越好，村里不能拖后腿。他和老

伴儿便在门口空地上种了点儿树和花，这稍微一拾掇，环境立马变样了。

如今，在上河涯村，村民们在暗自“比美”。你家在门口弄个小菜畦，他家种点儿花，大伙儿都争抢着为村里增彩。

上河涯村三面邻着运河，像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。多年来，静静流淌的运河水不仅哺育了村庄，更见证了它的成长与变迁。郭建军说：“这几年，村里的路变宽了，绿化越来越好，我们要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，挖掘村庄文化底蕴，让美丽田园变成幸福乐园。”



绿观点

露营火“出圈” 环保不“掉线”

小祁

带一顶帐篷，约三两好友，准备好野餐小食，兴致勃勃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时下，正值暑期旅游旺季，贴近自然、氛围轻松的露营作为一种旅游新业态，正成为更多人的心头好，露营、野餐类的短视频、照片刷屏朋友圈。

在市区及周边的河岸绿地，经常能看到五颜六色的帐篷。和传统的出游方式相比，露营有着既开放又私密的空间，能让人们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离出来，一边欣赏秀美风光，一边和朋友吃喝畅聊，尽情地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。

露营为何如此受追捧？一方面，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形下，旅游消费更偏向于市内游、周边游；另一方面，露营“近距离、短时间、随心性、慢体验”的度假方式，让人们找到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另一种方式。

“露营热”不断升温的背后，是人们生活

方式日趋多元、生活观念不断转变的折射。然而，由于露营行业发展尚不规范、部分营地配套设施不健全、露营者环保意识淡薄等原因，“狂欢”过后，常常一片狼藉——垃圾遍地、植被毁坏、景观破坏……“露营热”带来的环境问题引人深思。

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自发露营者在享受青山绿水给自己带来美好心情的同时，别忘了爱护身边的环境。尽量做到带来什么，就带走什么。来的时候什么样，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，减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。露营景区在利用生态资源的同时，要守住环保底线，合理规划露营地，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管理，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营地建设运营的过程中。

露营火热“出圈”，环保不能“掉线”。作为好环境的受益者，我们也要做环境的保护者，这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沧县： 环保帮扶在行动

本报讯（周娜 祁洁）“两进三送”是生态环境系统帮扶企业提升环境治理水平、满足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环保需求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具体举措。连日来，市生态环境局沧县分局组织高水平生态环境专家队伍，常态化深入企业和基层一线，送法律、送政策、送技术，对1200余家排污企业开展巡回指导、精准帮扶，破解企业污染治理难题。

活动中，工作人员和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，详细了解企业在环保方面

的需求、疑问与困难，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，支持、服务企业绿色发展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

下一步，市生态环境局沧县分局将持续开展“两进三送”执法帮扶工作，帮助企业查找不足，找准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短板，聚焦环境污染方面的突出问题，帮助企业提升治理水平，实现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共赢，推进生态环境工作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南大港： 近千只须浮鸥湿地安家

本报讯（张景兴 祁洁）夏日湿地，白鸥戏水，鹭掠晴波。连日来，近千只须浮鸥在南大港湿地筑巢“安家”，它们时而在湖面游弋捕食，时而在空中盘旋嬉戏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须浮鸥是国家“三有”保护动物（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具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）。近年

来，南大港产业园区加大对湿地环境保护力度，通过实施生态修复、加强监测等措施，湿地环境明显改善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鱼类资源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野生鸟类栖息繁衍，其中不乏白枕鹤、东方白鹳等“国宝”鸟类。目前，南大港湿地记录的野生鸟类有268种，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种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种。

黄骅： 拓印体验非遗美

本报讯（胡金迪 孙德昌 祁洁）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黄骅悠久的历史，近日，黄骅市博物馆开展拓印体验活动，让孩子们通过切身体验感受非遗之美。

活动现场，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鬃刷、毛毡、拓包等拓印工具，并现场演示制作拓片的具体流程

和注意事项。学生们在聆听观摩之后迫不及待地动手体验，不但从中体会到了拓印的乐趣，还深刻感受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黄骅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要依托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，开阔孩子们的眼界，让历史不再遥远，文化变得亲近。